

呵护那颗心

◎张彦红

去参加学习培训，地点在风景秀丽的西湖之畔。都是一个公司的职员，平时没见过但彼此一交谈就认识了，我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同住。大姐到房间放下行李就打电话报平安，听着大姐絮絮叨叨地说：“妈，我到了，你放心，已经安排好住处了，在宾馆和同事在一起，嗯嗯，看着就是很好相处的。”然后又叮嘱，“你要记得按时吃降压药，晚上要早早休息。”我心想，是不是年纪一大都唠叨啊，我打电话报平安就一句“我到了”，然后就挂断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大姐相处得很愉快，我们一块学习一块吃饭。大姐学习很认真，晚上经常就白天的学习内容和我说。不过奇怪的是大姐每晚八点半都会给母亲打电话，电话内容也不变，就是今天学的什么，吃的什么，自己很好，接着叮嘱母亲要记得吃降压药，要好好休息。有天晚上我忍不住问大姐，怎么天天都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。大姐说以前她和我一样，出差就第一天报平安，到回家的时候再打个电话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她才改变了做法。

那次她生病，需要输液，因为白天要工作，就晚上去输。走的时候告诉母亲说九点就回来，然而那天药输得慢，她回家时都十点半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她碰到了邻居家的女儿，原来是母亲找到人家，让人家去医院找她，如果找不到就去单位找。大姐当时就有点蒙，她刚搬家不久，跟邻居都不熟，母亲也是才来她家，而且母亲的腿不好，很少下楼。她急忙问女孩：“我妈现在怎么样？”女孩说：“你说九点回来，九点老太太就在阳台张望，看到个人过来就以为

是你，结果等到十点你还没回来，她说心里一阵阵发慌，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又打不通，她越想越担心，就来敲我们家门。我一听你都四十多了，我就告诉老太太一定没事，肯定是还没输完液，让老太太在我家等一会儿，但是老太太坚持要我出来找找，她担心你。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能让母亲那么担心、那么惶恐。”

大姐说当时她听了女孩的话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她当时想着，晚回去一个小时没什么，刚好手机又没电了。没想到母亲会求陌生人去找她，她无法想象当时母亲是怎样的惊慌和担忧。当时她就决定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呵护母亲的心，争取让母亲少为她担心。

听了大姐的故事，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是啊，儿女是应该呵护那颗心，那颗爱着自己、时刻担心着自己的母亲的心。



◎——投稿/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唱一场你我都熟悉的悲欢离合

◎郭玉琴



秋风古树下，三五成群的戏迷们坐在了一起，听书唱戏。咿咿呀呀，声情并茂地说又唱，还伴随着手势和动作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生热闹啊。那些银发在秋风下凌乱地飘着，风过处，心却无痕，波澜不惊，是历经沧桑后的淡然和宁静致远。让我匆匆经过的这个行人，顿时萌生一种愿望，此生只合戏台老。假如我老了，我也要这样找几个曾经一起走过沧桑、有过相似经历的好友，搭个戏台，做个迷人不老的戏子，在自己的故事里沉醉，与一场人生一场戏共终老。

城市的戏台多是为夕阳红里的老人搭建的，那些退休的老人，发挥完他们年轻时候的热和能量，剩下的时光就都交给了闲暇唱戏来打发。有人喜欢上老年大学，有人喜欢跳广场舞，但是我却希望每个老人都能到戏台唱戏、听戏。有人说，唱戏有什么好，咿咿呀呀拖泥带水的腔调苦煞人了。张爱玲说过，短的是人生，长的是苦痛。那昨日的一山一水，一明一暗，多少艰难和挫折，失意和轻狂，都熬过来了，到了这余生，还怕这拖泥带水的南腔北调

吗？我觉得，没有听过南腔北调的大小戏，不能让自己在戏里沉迷一次的人，多少会少点人生况味的。

我喜欢听戏。童年时的黑白世界里，极端明朗而又单纯的乡下岁月，没有电脑、电话，也没有彩色液晶电视。闲暇的时光，父亲就拉着牛车带我们去听戏，听大鼓书《韩信葬母》的故事。唱到动情处，琴弦扣人心弦，唱者声泪俱下，为韩信落得孤苦无依而落泪，为韩信忍受胯下之辱而激愤、抱不平，情绪激动，声音抑扬顿挫，悲欢离合都在其中流露出来。唱者动容，听者落泪，然而等到高潮处，便会响起如雷掌声，跟着人群里出现一阵喝彩叫好。《韩信葬母》是我听熟烂了的故事，但并不是我最喜欢的，我最喜欢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女中豪杰嘛，是我崇拜的榜样，可惜我不能将戏当人生，不然一定要拜她为师，也做个巾帼英雄。在我看来，侠女活得自然逍遥，快意人生。

昆曲我听过，是白先勇先生极力推崇的《牡丹亭》里的《游园惊梦》。似水年华，佳人才子，爱情的患得患失，在说柳梦梅与杜丽娘悠悠的路，风生水起千百种里出现过，搅动着你我曾经青春里的一池春水。再后来，爱情里有了沧桑，我听黄梅戏《白娘子与许仙》，就有点戚戚然听不下去了。都说人妖本是殊途，其实很多时候，你我在尘世里邂逅，一样也会有错过的时候，过客终究难修成归人。做人哪有小青蛇想的那样简单，扭个腰就可以蒙混过关的。一切都要靠缘分与天意，人总有无可奈何的时候。白娘子说，一朝顿醒当年梦，方知恩爱转头空。缘尽心不灭，是孽不是缘，是祸不是福。

其实转不转头都是空，人生不过百年，世上有的，戏台上才会演。那戏台你以为是在别处，在我看来，唱的真是我你今日种种影像里悲欢离合的交集。

● 传记连载

邓小平传

(22)

■文/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

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二野指挥机关，紧随三兵团主力部队向西运动。十一月三日他们从汉口到了长沙，在长沙逗留几日后，又沿湘川公路继续西进，于八日到达常德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邓小平在常德主持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，并就任西南局第一书记。

鉴于蒋介石十一月十四日到重庆后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变化，邓小平和刘伯承、张际春、李达于十一月十一日致电各兵团负责人说：“贵州敌人已决心放弃贵阳”，“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”，“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，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、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，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。因此，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宜超过三天，即行继续前进。”电报中还特别提出：“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退路时，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，如果敌军沿泸县、宜宾、筠连、盐津、大关、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时，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、大关公路上”，“以完全截断川东、川南及黔东、黔北敌人的退路。”（《邓小平军事文集》第2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，第234、235页。）

这时，南线的二野五兵团主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正加速迂回行动。他们从进入贵州境内解放第一个县城天柱起，沿着湘黔公路西进，几乎是日克一城。国民党军根本来不及改变部署，就被二野一刀插到贵阳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南线部队解放贵阳、思南等地。十六日，北线左集团解放彭水、直逼乌江东岸。十九日，北线右集团将西逃的宋希濂第十四兵团四个师，一

举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，其第二十兵团仓促渡乌江西逃。

贵阳等地解放及宋希濂第十四兵团就歼，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“川湘黔边防线”，而且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所谓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，打破了白崇禧部西撤云南的企图。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企图经遵义、贵阳南逃的退路将被截断。情急之下，蒋介石急令胡宗南第一军火速从陕南加速南撤，协同重庆卫戍部队第二十军加强重庆城防；令孙震、宋希濂、罗广文等部赶快收缩，以求合力突围。

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到了至为关键的阶段。能否彻底歼灭西南诸敌，关键在于能否以最快的动作迂回到敌人深远的后方，断敌退路，实现合围。西南地区山高水险，沟壑纵横，又正值深秋，淫雨霏霏，仅有的几条公路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，部队大迂回、强行军，困难可想而知。各路部队克服重重困难，以平均每天百里以上的速度疾进。

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草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张际春、李达致各兵团的指示电，再次指示各部队把有生力量完全用于断敌退路，以最终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。（《邓小平军事文集》第2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，第236—237页。）

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，中央军委先后决定：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、第四十七军和第四十二军一部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，参加入川作战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归第二野战军指挥。除第十八兵团外，一野还有第七、第十九军，为配合二野的大迂回、大包围作战，均派出先头部队积极开展对胡宗南部的攻势，以抑留该敌于秦岭地区。（未完待续）

● 小说连载

首席医官

(10)

■文/谢荣鹏

衣袖底下的秘密

说话的同时，邵海波使劲把曾毅往门外推，再不走，今天这事恐怕就很难善后了。

张仁杰一听，邵海波居然胆大包天地带了一个实习生混进特一号病房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他指着曾毅的鼻子，厉声吼道：“谁给了你讲话的权利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马上给我出去！”

其他的医生也是怒目而视，反了天，这么多的名医专家就站在眼前，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也配谈什么看法？于是纷纷出言呵斥：

“竟然敢怀疑李老的结论，李老可是肠胃病领域的大权威，他得出的诊断结论，怎么可能出错？”

“也不知道看没看过病历，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”

“土壤有问题？有什么问题啊？活检报告上面清楚指出，病人的肠道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，哪来的问题？”

“这么多的专家都没看出问题，偏偏你就看出来，难道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，还不如你一个实习生？”

“你们让他说，让他说嘛！辩证，辩证，这病本来就是要越辩才会越明嘛。”李正坤开了口，虽然表面上还是一副权威风范，心中早已恼怒至极。他先是被病人训斥，再被人跳出来质疑自己的结论，这个人竟然还只是个实习生，这都是从未有过之事，史无前例啊，当下嘴里的话也就不怎么好听了：“小伙子勇气可嘉嘛，平时我带的那几个博士生，只会跟在屁股后面点头称好，这哪是求学的态度嘛！看来以后在治学方面，我得多向你们南江省医院学习啊。”

张仁杰的脸顿时臊得通红，这哪是夸奖，分明是在讽刺我管教无方、毫无威信，以致手术底下的医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

“一个实习生乱讲的话，李老千万不要当真，他怕是连辩证是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张仁杰听出了李老的不满，赶紧过来道歉。

说完，他恨恨地盯着罪魁祸首邵海波，怒吼道：“邵海波，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，让他立刻从这里给我消失！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从现在起，你也别当什么主任了，立刻到急诊室报到去！”

曾毅一听火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，会给师哥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

曾毅一甩肩膀，将邵海波推在一旁，回过头指着李正坤，大声质问：“为什么土壤就不能有问题？为什么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！如果他的诊断每次都正确，那让他讲一讲，他现在右手下面捂的是什么？”

李正坤的右手，此时正习惯性地又在腰间，听到这话，那条胳膊猛然一颤，然后被死死地钉在了那里，半点也挪动不开。

医生们集体愤怒了，这个实习生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嘛，非但不走，反而是变本加厉，竟然敢拿手直指李主任，大放肆了。

张仁杰更是气得浑身颤抖，他跳着脚大吼：“你……滚出去！”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，要给年轻人讲话的机会嘛。”很奇怪的是，李正坤却朝曾毅招了招手，“年轻人，你上来，说一说你为什么认为病人的肠道会有问题？”

屋子里的人全体跌跌了下巴，自己没有听错吧，这个实习生明明都已经蹬鼻子上脸了，可李老的话里，非但听不出丝毫的愠怒，反而是极其和蔼，这太诡异了。

所有人的目光，开始若有若无地飘向李老的腰间，揣测这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，能让李老的态度在瞬间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

曾毅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可能也只有李正坤本人会明白了。

谁都不会想到，李正坤的右手下面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原本那里应该捂着的是他的右肾，因为一次误诊，李正坤将自己的右肾摘除了。

明日关注：独到见解